

以色列政府执意推进加沙地带南部城市拉法的军事行动之际，南非政府5月16日向联合国国际法院指控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种族灭绝”行为“达到令人发指的新阶段”，敦促国际法院紧急发布新的“临时措施”，立即制止以色列军事行动。

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南非政府一直冲在“反以斗争一线”，与以色列政府针锋相对，多次发表针对以方的强硬表态，更于去年底以军事行动构成“种族灭绝”为由将以色列政府告至国际法院。

南非曾在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提起诉讼，但因后者已经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才转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

指控“种族灭绝”

去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南非政府多次强烈谴责以色列大举进攻加沙地带造成平民伤亡。7个多月来，南非政府高调反对以色列，声援巴勒斯坦。在南非多地，民间团体大规模反以游行示威持续不断，数十万人参与相关活动。

去年11月6日，南非政府召回所有驻以色列的外交人员。同月21日，南非议会通过暂停与以色列外交关系并关闭以色列驻南非大使馆的提案。虽然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尚未正式下令同以色列断交，但两国外交关系已然“实质性降级”。

南非政府还诉诸法律武器向以色列方面施压，先是在去年11月向国际刑事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调查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战争罪行。由于以色列已经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南非转而于去年底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指控以色列违反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对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民实施“种族灭绝”。

国际法院已就相关诉讼举行听证，并于今年1月和3月相继发布“临时措施”，要求以色列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在加沙地带发生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行为，确保人道主义援助能畅通无阻地进入加沙地带。

作为联合国负责解决国家争端的司法机关，国际法院发布的“临时

先在国际刑事法院起诉，又诉至联合国国际法院

南非为何如此「硬刚」以色列



1月11日，南非司法部长拉莫拉在国际法院外对媒体记者发表讲话。 新华/路透



1月12日，在荷兰海牙，以色列代表出席国际法院听证会。 新华/法新

措施”具有约束力。然而，国际法院此前针对以方的“临时措施”未对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提出明确要求。南非政府主张，国际法院须因应局势发展出台新的“临时措施”。

5月16日，国际法院应南非政府请求举行听证会。南非驻荷兰大使马东塞拉在听证会上说，“以色列的‘种族灭绝’行动正在快速推进，已经达到令人发指的新阶段”，国际法院应下令以色列“立即、完全且无条件从整个加沙地带撤军”。

以色列政府坚决否认“种族灭绝”指控，称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是“自卫行为”，任何剥夺以色列自卫权的企图都是对以色列的公然歧视。以方还不承认国际法院在这一问题上具有管辖权，要求国际法院驳回南非所提诉讼。

苦难感同身受

南非地处非洲大陆最南端，远离中东是非之地，穆斯林在全国人口占比不过2%。然而，这样一个与以色列本无仇怨的国家，却因其种族隔离斗争的切身经历而对巴勒斯坦人民的苦难遭遇感同身受，并一直坚定支持巴勒斯坦民族解放事业。

以色列1948年建国时，白人政权正在南非实施系统性种族隔离制度。上世纪60年代，南非白人政权开始受到国际社会孤立和制裁，当时的以色列政府却向南非白人政权提供镇压黑人反种族隔离组织的武器，以及所谓“反游击战”培训。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则积极声援南非的反种族隔离斗争。曼德拉领导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国大）与南非白人政权斗争时，与领导巴解组织主流派别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的阿拉法特结下了深厚友谊。

曼德拉在1990年出狱后会见的第一批国际政要中就有阿拉法特。他说：“只要巴勒斯坦人不自由，我们的自由就不完整。”在南非的政治议程中，巴勒斯坦问题已经成为一个重要议题，白人政权结束后的南非历届政府均致力于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公正解决。

南非大学政治学教授迪尔克·科策认为，在非国大领导南非人民开展反种族隔离的斗争中，比起西方国家的冷漠，巴勒斯坦坚定地与非南人民站在一起，给予宝贵支持。可以说，南非和巴勒斯坦因相似境遇和斗争事业惺惺相惜、彼此支持。

国际法院今年1月对以色列发布“临时措施”后，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时说，种族隔离历史是南非人民心中永远的痛，“因此，我们绝不会眼睁睁看着我们曾经遭受的罪行在其他地方重演，绝不会袖手旁观”。

反差引人深思

分析人士指出，南非近年来与西方国家在一系列地区和国际事务上的分歧越发明显，西方国家施压南非“选边站队”的霸权行为让南非非常不满，也是南非政

府向国际法院起诉以色列实施“种族灭绝”的背景。

舆论普遍认为，南非政府指控以色列，是后者自1948年建国以来首次在国际法院受到起诉，此举具有重大政治、外交和国际道义影响力，是南非对西方国家的一场“重大外交胜利”。随着加沙地带战事持续，越来越多国家支持南非的这一举动。

南非政府为诉讼做了充分准备，组建专业法律团队赴国际法院参加听证，论证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犯下“种族灭绝”罪行。虽然此案或需经过数年审理才能做出判决，但昔日种族主义的受害者如今被控“种族灭绝”，这一“反差”引人深思。

荷兰智库“跨国研究所”认为，南非起诉以色列“种族灭绝”，是“具象化几个世纪以来全世界受压迫民族在欧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下所做斗争”。英国牛津大学国际法专家珍妮娜·迪尔认为，鉴于以色列的建国初衷在一定程度上是为防止针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那么国际法院对南非诉以色列“种族灭绝”一案所做裁决，也将促使人们反思巴勒斯坦被占土地上的人道主义状况。

舆论认为，南非在国际法院诉以色列“种族灭绝”，虽然在短期对加沙地带实现停火止战难见实质性效果，但随着巴以冲突延宕、人道主义危机加剧，国际社会反战呼声进一步高涨，南非诉以色列的意义和影响将逐渐显现。 据新华社



1月12日，国际法院法官出席在荷兰海牙举行的听证会。 新华/路透

(上接A16版)

2022年11月，以色列举行自2019年4月以来的第五次议会选举。随后，内塔尼亚胡凭借极右翼政党的支持，得以在2022年12月重新上台执政，这届政府也因此被称为以色列自1948年建国以来“最右”的政府。

2019年4月和9月，以色列举行了两次议会选举，但均未能成功组阁，2020年3月的议会选举后，利库德集团和当时甘茨领导的蓝白党组成联合政府，但仅维持了半年就分道扬镳。2021年3月的议会选举中，多达38个政党和党派联盟参选，最终13个政党获得议席。以色列政坛本就中小党派林立，自1948年建国以来从未出现过单一

政党组阁的情况，如今政治碎片化局面更是前所未有的。

2021年3月大选后，内塔尼亚胡组阁失败，由当时议会第二大党、中左翼“拥有未来”党领导人拉皮德成功组建8个政党参与的联合政府。利库德集团凭借30个议席仍是议会第一大党，而“拥有未来”党仅有17个议席。而且，成就那次组阁的并非拉皮德，而是“造王者”统一右翼联盟领导人贝内特。

8党执政联盟横跨以色列政坛整个政治光谱，包括统一右翼联盟、以色列家园党和新希望党三个右翼政党，工党和活力党两个左翼政党，以及“拥有未来”党和蓝白

党两个中间派政党，以及一个阿拉伯政党联合阿拉伯党。由于政治主张差别很大，促使他们结盟的唯一目的，就是扳倒已连续执政12年的内塔尼亚胡。

这也导致这个执政联盟必然很脆弱，不仅各党派主张各异，8个政党加起来仅在议会占据61席，刚过半数，以利库德集团为首的反对党阵营对其形成强大阻力。由于2名议员退出，执政联盟失去多数席位，2022年6月底以色列解散议会，并于同年11月再次举行大选，内塔尼亚胡得以重新掌权。

在那次大选之前，新希望党与蓝白党合并，成立以色列国家团结党，仍由甘茨担任领导人。他曾任以军总参谋长、议会议长

和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等职，2020年3月大选后，他与内塔尼亚胡组建联合政府，曾约定轮流担任总理执政，但双方合作仅维持了半年，甘茨也没有机会出任总理。

当初，内塔尼亚胡组建战时内阁时，甘茨受邀后并未第一时间决定加入。如今，如果他退出战时内阁，失去中间派制衡的内塔尼亚胡政府或将进一步右倾。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国际关系专家约纳坦·弗里曼认为，甘茨公开反对内塔尼亚胡可能是着眼新一轮大选，他意图通过提出鲜明政治主张获取选民支持。最新民调显示，如果现在举行大选，甘茨的支持率为35%，内塔尼亚胡为32%。